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食實封陸官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二起上章執徐盡玄

世祖文皇帝上諱禧字子華高祖兄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齊大赦改元

乾明辛酉上祀南郊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

有寵於顯祖湜常職翻史記索隱曰滑謂亂也稽謂也

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之滑謂亂也稽謂也

出口成章詞不空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瞻爽滑稽腹如

大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餅諧也滑讀如字

稽音計以其言語滑利智計捷出故云滑稽也尹淳曰便辟足恭也

而元晦曰便辟謂君之威儀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

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

餘癸亥卒辛未上祀北郊齊主自晉陽還至鄴

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軍所

據郡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王琳至柵口

出屯蕪湖又音鎮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長知

舟艦得通琳引合肥蕪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艦戶

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詩少

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治直瑱等亦引軍

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

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

嬰城自守去年王琳東下留孫瑒守郢州琳聞之恐其衆潰

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日率族他各

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

岸為之聲勢奇丙申瑒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

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越七瑒

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瑒用琳擲火炬以

燒陳船皆反燒其船逆風而用火攻此瑒發拍以擊琳

艦戰船前後置拍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

溶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溺奴餘皆

棄船登岸為陳軍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

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蹂人九翻踐意演翻騎皆棄馬

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

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舴舨冒陳走舴舨音

至盩厔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

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先案蕭翻泌必翻又兵婚翻

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還從

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自比江南皆為陳齊葬文宣

皇帝于武寧陵廟號高祖後改曰顯祖戊戌詔衣

冠士族將帥戰兵陷在王琳黨中者皆赦之隨材銓

敘將帥所類翻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

必升省也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晉陽升

必升省也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

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夏口配沒入官及賜人者  
並縱遣去年齊顯祖夷諸元及其家口今縱遣良口奴婢仍不縱也乙巳以太尉侯瑱

都督湘巴等五州諸軍事鎮溢城齊顯祖之喪常  
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

卽位乃就朝列朝直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東館蓋在東宮

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  
殿東昭陽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

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驚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難力

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  
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絕賓客演以

南王立演子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  
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

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  
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審家

祚得保靈長乎家祚猶云國祚也演以叔父之親與國同休等

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  
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

應顯祖常遣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  
主將發晉陽發晉陽者謂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

本之地高歡建大丞相府於晉陽又宣席之以移執政欲使常  
山王從帝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

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朝直又敕以王  
晞為并州長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規察規

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  
中晉陽在鄴西故謂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

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朱

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少詩燕子獻謀

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以水

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演

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舟之孫也宋舟見任

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去羌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

其事楊愔時為尚書令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慈

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

之昌儀密啓皇太后史言謀及愔等又議不可令二

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

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  
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散騎常侍曰事  
未可量不宜輕脫量音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  
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且伏家僅數十人於錄



諸軍錄尚書事自後魏敬宗以爾朱榮為大丞相後高歡復為之位總掌后威權震主湛為太

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

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洸為尚書令周勣江陵

之陷也見一百六十五年長城世子昌武帝封長城公昌為世子及中書

侍郎項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

而不遣高祖祖周人乃遣昌還高祖存而不遣高祖祖而遣還欲以間陳使兄弟爭

也國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王琳據中流昌乃建康路琳敗

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侯

安都從容謂曰從千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

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被代臣愚不敢奉

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庚戌以

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驃騎四妙翻封衡陽王齊大丞

相演如晉陽既至謂王晞曰演從少帝還荆晞為不用卿

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幾居依翻處

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

同處晞勸演篡史究演奏趙郡王

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言之復扶又翻演奏趙郡王

勳為長史王晞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

晉陽稟大丞相規算詔演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

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

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

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為

之死戰周人不能克史言千人一心雖大敵不能克野人之死戰不下者長江陵之俘虜也為于偽翻

乃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偽許以緩之

而潛修戰守之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復扶既而周

人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

吾與王公同發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

乎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將即亮翻使疏王琳

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

法麁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曇

曇朗部眾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

入村中村民斬之丁巳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先

守魯山戊午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

甲子置沅州武州梁置武州於武陵帝分荆州之義陽天門郡

明徹為武州刺史以孫瑒為湘州刺史瑒懷不自安

固請入朝史言孫瑒能自徵為中領軍未拜除吳郡太

守壬申齊封世宗之子孝珩為廣寧王珩音長恭

為蘭陵王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

道迎候主書及中書舍人皆丙子濟江中流殞之使以溺

告溺叔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以殺昌之功也五代志

初高祖遣榮陽毛喜從安成王瑱詣江陵梁世祖

以喜為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

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好呼夏四月丁亥立

皇子伯信為衡陽王奉獻王祀昌諡周世宗明敏

有識量晉公護暉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真毒於糖

餗而進之周禮有膳夫唐六典記前世官制沿革以後周之典

膳部中大夫唐光祿卿之職也杜佑通典後周膳部中大夫屬家

宰六命又有膳部下大夫五命餗餅都回翻九餅也江陵未敗時梁將

陸法和有道術先具大餗餅餅及江陵陷梁人入魏果見餗餅蓋北

餗餅小耳糖出南方前蔗為之餗餅帝頗覺之庚子大漸

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

朕之介弟杜預曰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

必此子也弘大也世宗之知武帝史所謂明敏有識大於此辛丑殂年二魯公幼

有器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

深沈有遠識沈持林翻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引論語孔子之言夫音扶中竹仲翻壬寅魯公即皇

帝位諱嘗字彌羅突安定公泰之第四子也大赦五月壬子齊以開府儀

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侯安都父文捍為

始興內史卒官卒官卒于官也卒于恤翻上迎其母還建康母固求

停鄉里乙卯為置東衡州梁先已置東衡州於始興蓋中廢而今復置也為于倫翻以

安都從弟曉為刺史從才用翻安都子祕纔九歲上以為

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以安都能定策以安國家故龍之養余亮翻六月

壬辰詔葬梁元帝於江寧梁敬帝太平二年周人歸元帝之柩於王琳琳敗陳人乃得而葬之齊人收永安上黨二王遺骨

車旗禮章悉用梁典齊二王死見上卷武帝永定二年敕上黨王妃李氏還第馮文洛

尚以故意脩飾詣之妃盛列左右立文洛於階下數

之曰遭難流離難乃日翻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

盡言不能自殺也幸蒙恩詔得反藩闈藩闈言藩王之間闈也汝何物奴

猶欲見侮杖之一百血流灑地秋七月丙辰封皇

子伯山為鄱陽王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

武將之意將即亮翻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

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到翻言我違天不祥恐

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

遠親戚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漢用

器實恐違上立之意上天也墜先帝之基先帝謂高歡演曰

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

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

時難乃日翻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

中郎陸杳將出使使疏史翻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

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

初無一言史言演非不欲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事除公

少服之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聲論謂與論皆歸演聲每

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其其禁翻弟既發端吾亦當味死

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

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演為丞相故呼之為相王演於齊主居親親之地猶周公之於成王而不

能以周公自任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

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豈翻演又啓云天下

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各位太皇太后乃從

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

別宮濟子禮翻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

南有他也為演殺濟南王太后怒張本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諱演字

海王歡第六子文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

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

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

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

所懷隨宜作一牒毛晃曰牒書板小簡也候少隙即徑進也言少

有隙隙也少許沼翻因敕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陳

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

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備久在沈淪沈持林翻或巧

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

食畢景聽還景日景日入而後聽還私舍故云帝識度沈敏

林翻少居臺閣明習史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

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人君而親小事為細所謂嘗

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

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

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

悉故致爾耳顏之推曰如是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

疎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破皮義翻帝曰顯

安我姑之子庫狄顯安父子娶勃海今序家人之禮除君

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

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

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

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

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顯安

干之子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從千性至孝太

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醉秦衣不解帶殆

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皆手親

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搯掌代痛

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浹為大司

馬浹夷周軍司馬賀若敦唐大興曰周官大司馬屬官有

任也後周依周官其爵列帥眾一萬奄至武陵帥率武州刺

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江陵之陷也巴湘

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

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之乘勝深入按賀若敦傳屢戰

軍于湘川九月乙卯周將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

辛酉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瑱于巴丘亮翻會

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抄楚

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詩少

之瑱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為久留

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梁置湘州於長沙瑱等無如

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先悉薦翻亟載米粟雞鴨以

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

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裴

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

三馬畏船不上數所角翻趣七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

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

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

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冬十月癸巳瑱襲破

獨孤盛於楊葉洲據姚思廉陳書楊葉洲在盛收兵登岸

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眾會瑱南討帥讀

十一月辛亥齊主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

太子百年時纔五歲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為

中庶子後齊門下坊之長也叔虎柔之從叔也從才帝

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

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疆

富也以當時東西二國觀之齊若富疆而其根本實微周若貧

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

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魏神龜元年置雍州於河東延

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

盛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當

作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更成也穀食豐饒彼來

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

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

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齊主自將擊庫莫奚

兵追擊獲牛羊七萬而還還從官翻十二月乙未詔

自今孟春訖于夏首大辟事已款者已款謂囚已款服也

亦亦宜且申停及秋冬乃行刑也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

降尉遲勿翻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庚子獨孤盛將

餘衆自楊葉洲潛遁賀若敦之丙午齊主還晉陽齊

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不謂曰否齊主以文

於市與衆棄之之說王制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

自今當為王公改之為于帝欲以晞為侍郎按北史王

嘗作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

要人多矣少詩照翻要人得志少時鮮不顛覆多時言不

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

耳好翻初齊顯祖之末穀糴踊貴濟南王即位禮子

尚書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龍等屯自是淮南軍防

足食杜佑曰石龍在楚州安宜縣西八十里鄧艾築城於此作白水

肅宗即位平州刺史嵇暉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

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贍齊元魏在唐涿州新城縣

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齊分河內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為都督

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

聞五府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府也庚戌大赦周主

祀圜丘辛亥齊主祀圜丘壬子禘於太廟周主

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於南郊用鄭玄之說祀感生帝

卯祭太社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兪楚更圖進

取兪助合州刺史裴景徽考異曰北齊書琳兄珉之婿

也請以私屬為鄉導日勸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

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被

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鎮壽陽

己巳周主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宇文泰廟號

湘州平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瑱不能制乃借船

送敦等度江按賀若敦傳借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

我地為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

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

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五代志禮陽郡屬

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為民二月甲午周主朝日

於東郊周人慕古舉行其禮朝直遙翻周人以小司徒韋

孝寬嘗立勳於玉壁年後周之制小司徒大命上大夫也乃

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為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

諜間古或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

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益以所戍城降齊孝寬遣

謀取之俄斬首而還師所獲離石以南生胡數為抄



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河西龍門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

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少詩召翻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

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

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傍浦浪翻唐志蒲州萬泉縣有介山介子推隱處稷山縣百稷山

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卒子三月乙卯太尉零陵壯肅公侯瑱卒丙寅周改八丁兵

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而役八丁兵者凡境內民丁分爲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復始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周以少

傅尉遲綱爲大司空尉遲綱丙午周封愍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贊爲魯公贊李后之子也贊翻六月

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來聘周書甲徵傳曰御正任專絲綸蓋中書舍人之職也北史盧辯大夫史下大夫比中書侍郎之任小史上比中書舍人之任然則爲御正者亦代言之職在帝左右又親密於中書杜佑通典御正屬天秋七月周更鑄錢更工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

銖並行己酉周追封皇伯父顥爲邵國公以晉公護之子會爲嗣顥弟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公導之子

亮爲嗣連弟洛生爲莒國公以護之子至爲嗣追封太祖之子武邑公震爲宋公以世宗之子實爲嗣顥與

衛可孤戰歿有子什肥導護什肥與其叔連皆爲高歡所殺無後故以會亮嗣之洛生爲爾朱榮所殺慶早卒皆無後故亦立嗣

齊主之誅楊燕也燕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楊燕

措燕于獻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高歡廟號高祖元海父思

宗歡之從子散悉置翻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羨爲領軍以分湛權湛

留伏連不聽羨視事齊主以伏連代羨爲幽州以羨代伏連爲不使其視領軍府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閔悼王

南復立爲己不利齊主藉歸彥握兵以殺楊燕楊燕死而濟南廢矣故恐其復立爲己不利復扶又翻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

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

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

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梁孝王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中二年後見主上

請去兵權見賢通翻以死爲限不干朝政蓋翻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

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沈持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

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斛律羨字豐樂樂音洛斬高歸彥尊立

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

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林慮縣屬河內郡晉屬汲郡

魏敬宗永安元年置林慮郡帶林慮縣慮讀如聞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覡翻多

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

帝尋亦悔之。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丙子，齊

以彭城王浹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樂音洛下同

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

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

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眇，可

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

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

人也。樂音洛。楚靈王乾路之役，楚人殺其諸子，王聞之，自投於車下。其弟勿殺己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齊肅宗殺其兄之子，臨終乃戒于長，可憫笑。是日，殂於晉陽宮。年二十七。臨終言恨不見太

后山陵。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

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趙郡王叡先使黃

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

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使疏吏湛喜，馳

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

即皇帝位於南宮。諱湛，勃海王。勳第九子。孝昭帝之母弟。南宮，晉陽南宮也。大赦，改元

太寧。周人許歸安成王瑱。瑱，王瑒子。使司會上士杜杲

來聘。周禮：天官之屬有司會，凡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及其財用，在書契、版圖者，皆聽其會計。以歲、月、日考其成。鄭玄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余按後周地官，即唐戶部尚書之任。司會當如唐之度支郎中，而大典不言，所以杜佑通典後周中大夫、上士、中士。上悅，即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

魯山郡。周得黔中，則全有巴蜀。得魯山，則全有漢沔。故因其所欲而餽之。齊以彭城王浹

為太師，錄尚書事。平秦王歸彥為太傅，尉粲為太保。

平陽王淹為太宰，博陵王濟為太尉，段韶為大司馬。

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五代志：上黨郡，鄉縣後魏。置南垣州，尋改曰豐州。趙郡王

叡為尚書令，任城王湣為尚書左僕射。居諸朝。任首士。湣，居諸朝。并州

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婁叡、昭之兄子也。婁昭妻太后之弟。叡昭兄。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丁巳，周主畋于岐陽。

十二月壬午，還長安。太子中庶子餘姚虞荔、御史

中丞孔奭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權酤之科。吳王濞煮海為鹽，今淮鹽也。至此則東南海鹽。煮，地皆歸於權矣。酤，音固。務，力計。權，古岳。翻。詔從之。初，

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

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為縉州刺史。

領東陽太守。自侯景之亂，梁南郡王大連之敗，留異據東陽。又翻下。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

異復同，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

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今有嶺，自縉州經信州。達于都陽，使疏吏翻。琳敗，上遣

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

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

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

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劉勰曰：建德，漢會稽郡，今屬越州。隋置。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

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自晉陽宮至鄴。辛巳，祀南郊。壬

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于緯，

貴。后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

己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周涼景公賀蘭

祥卒。涼國公。景，蓋也。壬寅，周人鑿河渠於蒲州，龍首渠於同

州。二渠皆以灌漑。丁未，周以安成王瑒為柱國大將軍，遣

杜杲送之南歸。考異曰：典略作杜杲，今從周書。辛亥，上祀南郊。以胡

公配天。胡公始封於陳，故郊祀之以配天。二月辛酉，祀北郊。閏月丁

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

彥為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為肅宗所厚。歸彥以殺楊燕之，功為肅宗所厚。特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數所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歸彥始為文宣所親任其後背楊昭附孝昭以武成以貪天之功故武成濟南之禍又為孝昭所委任信孝昭既死又迎成跡其反覆而忌之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

草除歸彥冀州何相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為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參朝也毛晃曰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齊有別宮在清淇之陽因以為名五代志清河郡清陽縣舊曰清宮齊後齊省貝上入焉改為貝上隋開皇六年改為清陽郡齊即亮

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帝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疎義雲納賂於士開得為兗州刺史帝徵

江州刺史周迪出鎮益城周迪鎮江州刺史而中據臨川又徵其子入朝迪越且顧望並不越子移朝日七至余翻越朝不進類翻長知兩翻

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會慈秋翻帥所類翻長知兩翻

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周敷先與周迪分據臨川既破龍巖迪以敷素出己下深

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為買人欲襲益城音買

古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監工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

為光祿大夫五代志建安郡陳寶應父羽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

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為于偽翻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劇通說韓信曰相

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班固曰劇通一說而喪三備應劭注云謂

亮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王命論見四十年卷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略翻居東山寺陽

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言許跡閩中生死之命從懸於人手無所避之也

火者自救之乙卯齊以任城王湝為司徒任音任湝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

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請且息兵數所角翻上時齊主許之遣散

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愨王曇朗之喪曇朗為齊百六十六卷梁

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懷之子也高歡起兵於信都崔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梁普通中鑄鐵

民閒私用鵝眼錢甲子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錢喪息浪翻

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以封疆編隘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十四葬平陵諡曰

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巋即皇帝位巋字仁遠宣帝之弟改元天保尊龔太后為太皇太后王后曰皇太后

母曹貴嬪為皇太妃嬪二月丙子安成王頊至建康詔以為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第今

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若不路以魯山亦未及遣安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

陳之介弟也介大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

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好呼

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

使臣之所敢聞也使疏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

之禮有加焉瑣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

毛喜如周請之瑣扶又翻周人皆歸之丁丑以安右

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氈氈巨

豫章太守守式周敷共討周迪甲申大赦留異

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

康上時掌翻諸暨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永康縣吳赤烏八異大

驚奔桃枝嶺於巖口豎柵以拒之豎而安都為流矢

所中血流至踝中竹仲翻蹀胡乘聲指麾容止不變因

其山勢迤而為堰在側百翻通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

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濼盧皓翻艦戶

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其妻

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鎧可亥翻還從異黨向文政據

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梁置貞毅將

陳制擬官品第五帥精甲三百輕往攻之文政戰敗遂

降文季靈洗之子也陳氏建國程靈洗蕭摩訶等俱夏四

月辛丑齊武明婁太后殂齊主不改服緋袍如故未

幾未幾言未幾時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投

諸臺下散騎常侍和士開請止樂帝怒槓之和士開長

也自此益無所忌憚矣乙巳齊遣使來聘使疏使齊青州上言

河水清齊主遣使祭之改元河清先是周之君臣

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先悉癸亥始詔柱國等貴臣

邑戶聽寄食佗縣五月庚午周大赦己丑齊以

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壬辰周以柱國楊忠為

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司馬

周之女也魏周作國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

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

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

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眾四萬齊主以

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

心子繪父隆之祖回使乘傳至信都信都巡城諭以禍福

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

呼云呼火故翻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

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

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

人誑居況翻即臨城自刎粉翻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

天津獲之水經注衛漳水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

木面縛李百藥北齊書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

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

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以歸彥家賤

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

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

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癸亥齊主如晉陽

上遣使聘齊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待中

都官尚書到仲舉為尚書右僕射丹楊尹仲舉漑之

弟子也到漑彥之之曾孫梁初以文學顯以廉自稱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

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考吳曰陳書帝紀云丁亥迪請降詔安成王諱齊

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乘繩

至於百司宜亦思省約十一月丁卯周以趙

國公招為益州總管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

琰來聘十二月丙辰齊主還鄴自晉陽還鄴齊主逼通

昭信李后文宣李后宮曰昭信曰若不從我我殺爾兒后懼從之

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見賢愠曰兒豈

不知邪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

橫刀詬曰詬許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

環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槌之后號天不

已帝命盛以絹囊號戶刀翻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

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為尼武成之淫虐文宣教之也是以詩貴正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諡議矣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實封陸魯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三起昭陽協洽盡柔兆閏茂凡四年

世祖文皇帝下

天嘉四年春正月齊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書右僕射時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朝直遙翻

下元海庸俗帝亦輕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尋坐阿縱除名考異曰北齊書帝紀正月乙亥收為僕射已卯除名相去五日不

容如此之速恐誤今去其日

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論敘

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

帝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

士開復譖元海復扶帝以馬鞭筆元海六十責曰汝

昔教我反事見上卷二年第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

抗并州幾許無智幾居出為兗州刺史甲申周迪

衆潰脫身踰嶺奔晉安臨川郡南城縣有東興樓通晉安依陳寶應官

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

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

英雄互起樂音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

者陳氏也洛音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

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

足以屈強江外瑱他何翻又音鎮屈雄張偏隅張如然或

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

域瑱則厥角稽顙書泰誓曰若厥厥角言如角之崩也孟子曰

厥角稽顙當以頭觸之若厥厥角稽顙言小異意則大同此止言

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屬籍故云然東南之衆

盡忠奉上勦力勤王豈不勳高寶融寶融以河西歸龍

過吳芮吳芮以長沙奉漢高祖賢之制詔御析珪判野朝曰折

謂書野分土君國子民而傳之後世也

朝弃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

歐陽頴等朝直遙翻高祖永定元年歐陽頴為周文育所禽潘純

無纖芥況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謀張繡殺曹操之子其

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

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從翻何

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符運敵非天力難坐論西

伯豈為過哉注云言不遇

是視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

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喪息浪翻沮在呂翻將帥亮翻將軍之

疆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

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又復扶且兵革

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奔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

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

孟顛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韋字二公孫述字季孟陳

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

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季文子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王姬謂異子貞臣尚主也猶且弃天屬而不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軍者乎謂

陳井陘之勢九也韓智事見一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張陳軍萬里遠斷鋒不可當北軍萬里遠斷者無反顧之心有必死之志故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稱猶

未知其利十也為將軍計莫若絕親留氏留氏舉也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少謂皇子幼冲凡豫宗族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劉澤漢高祖陳屬事見

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薺齊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稍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周梁躁公侯莫陳崇從周

主如原州諡法好變帝夜還長安人竊怪其故崇謂所親曰吾比聞術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晉公死耳此此至翻守或發其事乙酉帝召諸公於大德殿面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冢宰護遣使將

兵就崇第逼令自殺謀當恐懼備省引外逃權不當葬如常儀壬辰以高州刺史黃法蕤為南徐州刺史臨川太守周敷為南豫州刺史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南豫州時治宜城縣巨俱翻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唐六典御史大夫秦官歷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並不置大夫造大律十五

而以中丞為臺主後周秋官置司憲中大夫二人掌丞司憲之法以左右刑罰蓋比御史中丞之職也

篇五代志周造大律凡二十五篇二刑名二法例二祀享四朝會五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百五十里五日死刑罄絞斬

梟裂古者公族有罪磔于甸人鄭文曰懸絞殺之曰磔絞者全其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庚戌以司空南徐州刺

史侯安都為江州刺史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昆兄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丙戌齊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左僕射當蓋先是兼官今

夏四月乙未周以柱國達奚武為太保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燕因

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太學謹入門帝迎拜於門屏之閒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

大司馬豆盧寧升階正為帝升階立於斧展之前西面展屏也斧展書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醬食味之主

跪而設豆親為之袒割袒而割牲也謹食畢帝親跪授爵以醕醕手音翻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而訪道謹起

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之言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

不可去論語孔子答子貢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

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

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

行者立身之基。孟行下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

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

之。帝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言之禮唯漢明帝周武

射賦詩。數所角翻下又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

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攝錄也捕也將帥輒奔歸安都。

上性嚴整。內銜之。安都弗之覺。每有表啓封訖。有事

未盡。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

傾倚。常陪樂遊園。襖飲。樂音謂上曰。何如。作臨川王

時。上不應。安都再三言之。上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

之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上

雖許之。意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座。賓客居羣臣

位。稱觴上壽。上時會重雲殿。災。安都帥將士帶甲入

殿。上甚惡之。陰爲之備。此皆日前事史歷敘安都致及周

迪反。朝議謂當使安都討之。朝直遙而上更使吳明

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

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

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散騎常侍

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

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

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

至之間。連騎督趣。趣讀茲詔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

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

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

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

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

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外兵及騎兵

書數字而已。朝直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敬之

西可冀定殷瀛滄

地皆在

八十一御女

飲孝瑜酒

使左右

瑜奢僭

而不可

康獻王

孝瑜又

瑜而不可

瑜奢僭

飲孝瑜

使左右



